



春秋左氏傳

再刻

五十二

三十一

服部文庫
117
205
6



11
205
6

春秋左傳卷十一 宣公盡十八年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月楚子

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一月

九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

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左傳 卷十一 一 那皮而曾句賣

吉上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

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碎俛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也故為退師

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遠路塗方九軌曰遠鄭伯

肉祖牽羊以逆肉祖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

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

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

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

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

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代郤先穀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

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趙朔將

下軍代樂書佐之樂盾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

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

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韓厥為司馬韓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

民焉用之栢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

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德刑政事典

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禮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微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政有經矣常

軍作君非

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商農工賈

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車日卒事不奸矣奸犯為

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

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

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

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

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

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

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

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

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洵曰於

鏖王師遵養時晦洵詩頌篇名鏖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

後取者昧也者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

言武王兼弱取昧言武王兼弱取昧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

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

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

也非文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

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之臨三三兌下

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執

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眾散為弱

坎為眾今變兌為澤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有律以

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

為法象今為眾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

用從人故曰律否滅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

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

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

之謂矣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敵遇堯子尸之主此

雖免而歸必有天咎為明年晉韓獻子謂栢子獻

厥曰堯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

故曰失屬堯子以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與其

偏師陷故曰亡師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北地鄭沈尹將中軍沈或作

也今汝陰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固始縣聞晉帥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

子反公祖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內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

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內將枉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命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

眾誰適從聽彘子趙盾趙括則為軍無上令眾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

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策陽京縣東北

有管城敖部二山在榮陽縣西北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

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

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于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微之軍實軍器于勝

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一君勤

檢以啓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誠先

大夫于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

徵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也其

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

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

為承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旭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

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上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得屬知季

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樂

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

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

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

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

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

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

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

不欲崇和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

還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左車

善者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

搆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

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

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

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

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

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

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滎澤

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趙旃

求卿未得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

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

往矣獻子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左傳卷十一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微警也微去也

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

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錡見趙旃

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席於軍門之外

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

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

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輓車兵車名潘黨望

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人晉

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

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

之也奪敵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

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

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

齊楚大夫右拒陳各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楚大

大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

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各從

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

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

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

進廣兵車楚人甚之脫屣甚教也屣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甚

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

與叔父以他馬及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太

夫與其二子乘逢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

復在後復老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

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皆重獲在木下

兄弟累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

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魏錄下軍之士多

從之知莊子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抽擢

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一者還穀臣楚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

軍不能成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丙辰楚重

至於邲重輜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

營以彰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文止戈為武交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

弓矢戰藏也橐韜也詩美武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律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各耆致也言其三

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二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

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篇

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

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

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

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也

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鯢鯨

大魚各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

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

也爰於也言禍亂憂歸於怙亂者也夫特亂則鄭

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

三日穀在傳二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也歇盡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

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玉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

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

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冬楚子伐蕭宋華

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

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

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

呼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

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
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河魚腹疾奈

何叔展言無禦日日於晉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

展視虛廢井而求若為茅絰哭井則己叔展又教

井須哭乃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

而出之號哭也傳言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同盟于清丘原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

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宋為盟故伐陳

陳貳於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

殺孔達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

故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各以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

華椒之罪累及其國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

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

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

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清甚故曰惡之來也

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

我說欲自殺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

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也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各背盟于夏大國罪之

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

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穀

補注何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殺以

告故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

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衛人以

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使復其位襄父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

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栢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

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

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

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聾明也晉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

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投袂振也屨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

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栢子與之言魯樂栢子告高

宣子栢子晏嬰父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

字懷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

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

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於是

有庭實主人亦設邊豆百旅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

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也謀其不免也誅而

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今楚在宋君其圖

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相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

秦人伐晉傳無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各兩下相殺之辭

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二今又履其餘畝復十

冬蠶生蠶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

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人使

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

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

川澤納汙受汙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

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國君舍垢恥垢天之道

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許

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

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路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實廢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

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雖然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幣不能從也寧以國幣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

也楚盟不書不告也潞相也晉侯將

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勝人也勝人也勝人也勝人

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弃仲章而奪

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

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

其命審其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

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地反物為妖

羣物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失性

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

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也書癸卯從赴豐舒奔衛衛

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皆王

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卒

立召襄襄召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

東聞喜縣西有稷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出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立

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

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晉侯還及雒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犢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杜

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而女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晉侯

賞栢子狄臣千室栢千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

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栢

邲之敗晉侯將殺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曰周書

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

文王能可用可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君信之亦庸

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

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

行周道福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劉康公王季子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也原叔趙同也

為成八年晉殺趙同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

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蠶生饑幸之也書之者幸其

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

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秋郟伯

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

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

以敝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官敝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上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郟伯姬來

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

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

二傳

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殺烝烝升

也升殺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殺烝故怪王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

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

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

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

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夏葬許昭

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齊

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

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

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樂京廬郤克之介使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齊侯使

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相子及斂孟高固逃歸

聞郟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

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栢子賁皇楚闕

椒之子楚滅闕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

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

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

得禮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

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

逆彼彼齊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

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

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

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

所以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

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文子士會之子變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詩小雅也遘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

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

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

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

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

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

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交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

例論之備矣

經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郕殺郕

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各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

以徵求名之僞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莒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

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莒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

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郕子

于鄧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各

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各楚莊王卒楚師不

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

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

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

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

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

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

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

筮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禮設哭位

公薨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卷十一

左傳

卷十一

二十五

春秋左傳卷十二年 盡十
成公 名黑肱 宣公之子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公 無冰 二月而無冰 書冬 溫 三月作丘甲 周禮
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 丘十六井 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 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 出長轂一乘 戎馬
四匹 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夏 臧孫
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地晉 秋 王師敗績于茅戎 戎別
種 不言戰 王者至尊 天下莫之得撓 故以自敗為
文 不書敗地 而書茅戎 明為茅戎所敗 書秋 從告
冬 十月

春秋左傳卷十二年 盡十

成公

名黑肱 宣公之子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公 無冰 二月而無冰 書冬 溫 三月作丘甲 周禮

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 丘十六井 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 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 出長轂一乘 戎馬

四匹 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夏 臧孫

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地晉 秋 王師敗績于茅戎 戎別

種 不言戰 王者至尊 天下莫之得撓 故以自敗為

文 不書敗地 而書茅戎 明為茅戎所敗 書秋 從告

冬 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邾垂之役詹嘉處

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劉康公

微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

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

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

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

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冬臧宣叔令脩賦

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

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我也同共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

績四月無丙戌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

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

為卿故也鞏齊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

左傳卷十二

盟于袁婁

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八月壬午，宋公鮑

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

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不親伐。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

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

齊在鄭下

非卿，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鄭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鄭不書皆貶惡也。

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部，圍龍

龍，魯邑，在秦頃公山博縣西南。

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攻龍門也。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

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磔

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龍取

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

齊，與齊師遇

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

言無以荅君。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

如戰也。夏有

闕文，失新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

須，眾懼盡

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子喪師，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

墮見

禽獲子以眾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眾

新築人救孫桓子齊師乃止次于鞞居鞞居衛地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

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

軒縣關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各

爵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各位不愆信以守器動

失信則車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義尊卑有

其義以生利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

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

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

五百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

為之請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范文子欒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

本位

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

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

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

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故魯衛自稱寡君

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淹

久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

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

固入晉師築石以投入築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

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

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

于鞞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

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

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登敢言病

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汗車

輪御猶不致息輪御猶不致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

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集鎮也若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

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與

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邴

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射其右斃于

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

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

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什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

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絙也丑父寢於輅中輅車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絆也

臣僕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曰寡君

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

左傳卷十二

請不欲乃過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也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

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攝承空乏

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

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

入三出重其代已故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

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

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

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銳司徒主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

乃奔走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

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玉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使虜敵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

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命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貳者又若以不孝命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

物類也見耶三十二至與此不同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上宜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

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詩曰布政優

優自祿是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弃

故百祿來聚道聚也

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不見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故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燼火背城借一欲於城下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諫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

不許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麇

我亦得地齊歸而紿於難齊服則其榮多矣齊晉

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

賦輿猶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藉薦復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禽鄭魯大夫歸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

晉師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卻克士燮欒

書史闕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

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

左傳 卷十二 九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為炭以漆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輪

檜四阿四注椁也輪旁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

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

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弃君

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

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

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

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楚之討陳夏氏

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

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

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

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

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

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

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之兄殺

舒子微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

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又使自鄭召之

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

巫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

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

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

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

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

陽橋在使屈巫聘于齊日告師期巫臣盡室室家以行

此年冬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叔跪申叔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

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

奔晉而因郟至至郟克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

夫邢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

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也蓋覆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為

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

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

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

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欒伯見

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誥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宣公使求好

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八年公即位受

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

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

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

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眾士安夫文王猶

用眾况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已責

奔通逮鰥施及老鰥赦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

君當左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

于蜀公賂之而退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

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楚侵

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

以執斲執鍼織紵執斲匠人執鍼女織紵織緇布者皆百人公衡

為質公衡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

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

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

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

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

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壘詩大

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壘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

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樂也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也。」
 夫國弃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晉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

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昵。口伐事而禁淫慝也。淫慝謂虓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達於王室。又姑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鞶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籍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華朔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

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宜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乙亥葬宋文公

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而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

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

雩無傳以過時書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赤狄別種冬十

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

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

邲役在直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偃帥師禦之

偃穆公孫使東鄙覆諸鄭覆伏兵也敗諸丘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

鄭所敗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

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

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

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苟首佐中軍矣苟首知罃父故楚人許

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

亦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木又誰敢怨王曰然

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

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

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言二國本王曰不為己也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

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

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

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

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

改矣戎朝異服也言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

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

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營

賢之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

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

鄆無傳公欲叛晉鄭伯伐許故城而為備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杞伯來

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

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

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

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

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也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文周

史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

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冬十一月鄭公孫申

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

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代

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

鄭地成阜縣東有汜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

爭曲皇戍攝鄭伯之辭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

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

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

趙嬰事
宜在下

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愆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

趙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

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十

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相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

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一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

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一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

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

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

而告其人自告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

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祭之之明白而亡為八年

同趙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

如齊逆女故宣伯俾諸穀野饋曰餼連糧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伯宗辟重重載曰辟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祭故山崩

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緦車無徹樂

息八出次舍於祝幣陳玉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

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許靈公愬鄭伯于

楚前此年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成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偃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華元享之請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擊鼓，輒曰：習攻華氏。宋公

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冬，同盟于

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

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十一月己

酉，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取鄆。附庸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公孫嬰

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秋，仲孫蔑

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

孫行父如晉，晉樂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相。子游，公

授玉于東楹之東。禮，兩楹之間士貞伯曰：鄭

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

能久。視流，不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

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

而立武宮，故譏之。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取鄆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

書衛孫良夫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

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

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

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復

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郕瑕古國

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郕城沃饒而近鹽鹽池是國利君樂

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公

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

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上薄地下其惡

易覲惡疾疾覲成也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困也於

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

是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

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患

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

佚財易致則民驕後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如晉傳六月

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

從晉故也前年與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

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

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

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

遂至於此此地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

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

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

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

子盍從眾盍何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

民心以子之佐十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

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

人眾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

左傳

主也三卿為王可謂眾矣三卿者晉之從之不亦可

乎傳善樂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七年春王正月鷩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鷩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上日免故也吳伐邾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

淮南下蔡冬大雩無傳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

恤故夷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謂

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

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夏

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沁沁鄭地諸

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大夫囚鄭公鍾儀

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

也。韓牛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軍藏府也。為九年。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

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

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

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

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夏

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

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

自晉遺一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應貪怵事君而多

殺不幸，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以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兩，車

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

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

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

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侯如

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

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晉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揚意諸之父晉

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誅故從

告辭而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稱名

命去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冬十月癸卯杞叔姬

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晉侯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

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

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鞏今

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

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

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

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

有奉行也

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行父懼

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樂書

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

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

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

與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詩曰愷悌君

子退不作人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善也夫

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

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

左傳卷十二 二十七

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

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禮也納幣應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

侯趙嬰之亡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孫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盾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

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

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先禍耳周書曰不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桓公周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

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各莒縣有濰里曰城已惡莒

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為命

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

故書懲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晉士燮來聘言伐

郟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郟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

可文子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

成公私不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絕

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衛人來媵共

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

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

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夫隨加聘問謂之

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

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

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鄆故晉執之稱人晉欒書

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楚人入鄆戰莒別邑也楚偏師

入鄆故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

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

魯復強請杞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逆叔

姬為我也既葬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

貳於晉歸田在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

也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

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

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鄭伯

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厥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厥父之

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

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

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此文子之若此敢

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邢風也取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晉人來勝禮也同姓秋鄭伯

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

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

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南冠楚冠

縶拘執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

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

冷人樂官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

言不敢

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

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嬰齊冷尹子重側司

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天子抑無私也

食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

卿尊君也

尊晉君也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

也尊君敏也

敏達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

君盍歸之使

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為下十一月晉

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

月六

莒人囚楚公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八月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

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

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

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亟遣使晉必

歸若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

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

報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十

郊不從乃不郊無傳上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

禮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獯卒六

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莩如楚糴莩晉大夫報太宰子商

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

左傳 卷十二 三十二

衛使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

公子縡子如公班夏四月鄭人殺縡立髡頑子如奔

許髡頑鄭成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

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

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

父子不子經因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之廟

鐘晉侯其惡明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

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盾

趙括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言

如公如公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之猶治也未至公夢疾

為一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膏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少四使甸人獻麥甸人

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

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鄭

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余君子曰忠

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

秋公如晉親弟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莜未反

是春晉使糴莜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莜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

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

也春秋左傳卷十二

